

新天新地：末日的象徵

兩千禧年讀《若望默示錄》

Barbara E. Bowe R.S.C.J.¹ 著 林幸璉² 譯

本文作者在新千年紀元來臨之際，以簡潔明晰的筆調，藉描述內容結構的方式，清楚給讀者說出《若望默示錄》作者寫書的意向：安慰受苦中的教友，堅定他們的信仰。同時也點出天主啓示的末日景像，有如「新天新地」一般，並不是像某些「恐怖的預言」一樣。

《若望默示錄》的時代意義

新千年紀元的來臨，帶給人極大的希望和恐懼。但在邁入廿一世紀之際，卻充滿著希望和恐怖的預言，全球的人有著比平常更熱切的期望，到處瀰漫著默示的態度，在此戲劇化的時刻裏，亦摻雜著令人恐懼的命定。

上述末世性的預言同樣也出現在新約聖經的最後一本書之中，這本書的書名有人稱為《啓示錄》（*The Book of Revelation*），有人稱為《默示錄》（*The Apocalypse*）³。這本書很可能是在基督紀元第一世紀的最末幾年寫成的，作者的目

¹ 本文作者：Sister Barbara E. Bowe R.S.C.J. 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主修「新約和基督徒起源」，曾於菲律賓馬尼拉 Maryhill School of Theology 任教三年，目前擔任芝加哥天主教聯合神學院新約教授。

² 譯者：林幸璉小姐為輔大神學院教義系學生。

³ 以中文聖經為例，「和合本」譯為《啓示錄》，「思高本」譯為《默示錄》。

的是要讓當時代的人們對未來懷有希望。

稱書名為《啓示錄》(Revelation)，是把拉丁文的書名譯出，Revelation 的拉丁字根 *revelare* 意思是「顯示出來」(to reveal)；稱書名為《默示錄》(Apocalypse)，則是把希臘文的書名譯出，Apocalypse 的希臘字根 *apocalypto* 意思是「除去面紗，現出本來面目」(to unveil)。二者皆表明本書的目的是在「揭露出隱藏的事情，無論好事、壞事」。

聖經全部作品之中，對讀者而言，本書是最具挑戰性的一本，因為本書是那麼的特別，書中充滿著「密碼性」的語言、夢境和異像、奇特的象徵和情節、緊湊的佈局。同時，本書字裡行間充滿著希望，今日我們若能好好地將本書的訊息宣報出來，必定會給我們今日等待新千年紀元的這一世代，帶來嶄新的希望。

時代背景

本書原本的讀者是第一世紀末小亞細亞西部的基督徒，他們察覺到自己是處在羅馬帝國統治的政治、經濟、社會下度信仰生活。從依肋內(約主曆 130~200 年)的時代起，基督徒就習慣用《若望默示錄》來描述戴米仙皇帝統治末期(約主曆 90~95 年)的情況。戴米仙皇帝統治時期，帝國東部經歷了一波又一波的地區性反基督徒衝突及攻擊事件，起因大多是基督徒拒絕參與國家宗教廟宇內所舉行崇拜皇帝的敬禮儀式。對統治者的崇拜敬禮，跟承認基督是真神和救贖者的信仰之間是相衝突的，因此就衍生出了《默示錄》中的異像。事實上，《若望默示錄》一開始所提到的七個教會之中，只有提雅提辣一城沒有向皇帝行敬拜禮的宏偉廟宇。

不可否認，《若望默示錄》從頭到尾都明顯地充滿了對羅

馬帝國權力的反抗。全書將羅馬（即書中的「巴比倫」，亦指皇帝本人）描繪成一隻巨大的野獸，其神秘號碼「666」可能就是指戴米仙（默十三）。作者的目的是要安慰生活在羅馬帝國下的基督徒，鼓勵他們守齋以堅定信仰，面對強敵甚至死亡，並要懷著希望。在反擊羅馬的野蠻霸權後，作者確認了全能的天主以及其被宰殺的羔羊耶穌基督最後的勝利。

若望見證者

《若望默示錄》中，提到一位名為若望的見證者和其所見的異像（默一 1~3），他可能是在被放逐時寫下這個作品，地點是在古代小亞細亞西岸的帕特摩島或現在的土耳其。見證者報導了「他所見到的一切」（默一 2），並以「先知性預言」的方式說出自己的話（默一 3）。這位「若望」並不是載伯德的兒子宗徒若望；不是《第四部福音》（即《若望福音》）的寫作者；也不是將所寫的三封書信獻給若望、並以之署名的那位若望長老。若望見證者的寫作風格雖然與《若望福音》或「若望書信」相似，但他絕對是不同的另一位。

他自稱**先知**，並在當時以自己的本名向群眾說話，相當不同於其他的默示文學的作者，習於以古代名人做為化名。雖然他精通象徵、封印的異像、號角、孟、神劇，但是他所透露的訊息卻與當時的世界息息相關。書的末了他第四次宣稱：

「我若望聽見、也看見了這一切。聽完這些後，我俯伏在指示我這一切的天使腳前，要朝拜他；他卻對我說：『萬不可這樣，我和你、你的弟兄、眾先知，以及所有遵守本書預言的人同為僕人。你只該朝拜天主。』」（默廿二 8~9）

之後他報導了天使命令他要將這訊息召告天下，因為末日

即將來臨：「不用把這書上的預言密封，因為時候臨近了」（默廿二 10）。

《若望默示錄》的結構和其象徵意義

讀者覺得此書難懂的理由之一，可能與其糾纏的情結和重疊的結構有關。見證者的報導不是以直線式，而是一連串糾纏的螺旋方式來進行：

1. 序曲、致詞、啓幕異像（一）
2. 給七個教會的信（二~三）
3. 書卷異像（四~五）
4. 七封印（六 1~八 5）
5. 七號角（八 6~十一 19）
6. 非數字的異像（十二 1~十五 4）
7. 七盃（十五 5~十六 21）
8. 巴比倫間奏曲（十七 1~十九 10）
9. 非數字的異像（十九 11~廿一 8）
10. 耶路撒冷間奏曲（廿一 9~廿二 5）
11. 結尾（廿二 6~21）

由於這些不同的異像和報導挾帶著重要訊息，因此便藉由各樣的圖像和比喻重疊交錯出現。例如：在第八章的開始，作者說明了七號角的異像（八 2）是揭開七封印（八 1）重要時刻的結果，因此這兩個異像的後續發展便糾結成一條螺線。我們的邏輯思考通常是偏重直線的模式，但在《若望默示錄》中，讀者所看到的卻是一連串重複的異像，迫使讀者不得不以新的眼光環顧周遭發生的「事實」。

這本迷惑之書另一個難以理解的原因，是它強力使用了象

徵圖像。某位學者將「象徵」定義為：「象徵圖像串連了兩個實體，使之產生關係，當二者之一方無法直接被認出時，就只能用講述或參考資料的間接方式以試圖了解。象徵圖像能揭開但也可能掩蓋事實的真象」。不過，《若望默示錄》中所使用的象徵圖像，要遠比早期的先知書和默示文件，如《匝加利亞》、《厄則克耳》、《達尼爾》等書要少得多了。

《若望默示錄》的作者將象徵圖像發揮得淋漓盡致，例如：「四個活物」（默四 6，呼應則一 22~26）、知名的「四位騎士」（默六 1~8，呼應匝一 8~10）、海裡升起的巨獸（默十三 1，呼應達七 2~28）、神秘數字 666，以及預報新耶路撒冷的沉淪（亦與則四〇~四八極為相似）。

所有的象徵圖像目的都是為了傳達、揭露事實，而非模糊、掩蓋真理。我們可假設這些象徵圖像在當時是易於明白和了解的，但在多年後的今天，從我們的眼光來看，這些象徵圖像就顯得有些吃力難懂了。

創造新意識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此書的重點卻又如水晶般地透明。對當時小亞細亞西部的基督徒來說，正處在政治、社會、宗教皆不安定，甚至有敵意的情況之中。在這情境中，《若望默示錄》宣告的是勝利和希望的訊息。作者透過其密碼式的語言和多樣的圖像不斷傳達出這個訊息：「你周遭所看到的並非真實，羅馬、皇帝（野獸）亦非真正的統治者。天主和其羔羊才是坐在寶座上的勝利和權能。」若望見證者為這獨一真實世界之先知性異像提供了高度希望的訊息。他那奧秘的天上世界若要落實，忠實的信者就先要有一新意識：被宰殺的羔羊贏得了最後的勝利（默五 6~14）。

這個新意識的中心是宣告羔羊基督的勝利，慶祝其天上的統治。對作者而言，基督的死亡和文中所指的信友之死是勝利而非敗退。《若望默示錄》第五章就用詩歌表達了勝利禮儀的宣告：

「接著，我還看見一隻似乎被宰殺的羔羊，站在寶座和四個活物和長老之中，……我又看見，並聽見千千萬萬天使的聲音，他們聚集在寶座、活物和長老周圍，高唱著：『犧牲的羔羊堪受權能、富裕、智慧、力量、尊貴、榮威和所有的讚頌。』」（默五 6, 11~12）

讀者在之後的異像中，可聽見十四萬四千位蓋了勝利之印的人加入天使的讚頌隊伍，高喊：「救恩來自坐在寶座上我們的天主，也來自羔羊」（七 4~10）。第十二章的開始雖出現了天主和羔羊的對抗者，但他們終將被完全消滅。他們以火紅的大龍（十二 3~4）、從海裡升起的巨獸（十三 1~8）、由地下上來的獸（十三 11~18），以及被喻為「巴比倫」（代表羅馬）但最後卻被燒成灰燼的大淫婦（十七 1~18）等圖像和象徵進入全文當中。儘管有這些毀滅的暴力圖像，但作者仍將之導向希望。

新天新地

《若望默示錄》的最後幾章，若望看見了「新天新地」的異像。這異像喚起了放逐之後發言的先知（聖經學者所稱的《第三依撒意亞》）講的天堂比喻：「因為，看，我要創造新天新地，先前的不再被記憶，不再被關心」（依六五 17）。

《若望默示錄》最後幾章也同樣充滿了複雜難懂的圖像。無論如何，若望見證者的異像創造了嶄新的圖像世界，他邀請讀者觀看現世世界的未來—終將實現的未來，到那時，整個世

界將成爲天主的寓居之地、天主之城、天主的全球共融體：

「我看見了嶄新的天和嶄新的地，因爲以往的天和地都已消失，海洋也不見了。我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從天上，由天主那兒降下，好像爲迎候新郎而裝扮自己的新娘。我聽見從寶座傳來的宏亮聲音說：

『這就是天主在人間的帳幕；祂要在人間有一個住所，與人同住，他們要成爲祂的子民，而祂，要親自作與他們同在的天主。祂要爲他們拭去所有的淚珠；今後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哀悼、痛苦和呼號，因爲以往的事都已過去了。』」（默廿一 1~4）

新耶路撒冷的異像與邁入廿一世紀有何關係？首先，天上之城在此章的其他地方引用了特殊語言（象徵）和奧秘式的比例來測量，這種超凡的異像表達了對世界未來的終極希望。這城市呈正立方體，每面各一萬二千斯塔狄（約 1367 哩，或 1400 公里），如此算來，整個體積就相當於整個受造的全地。就語言來說，僅能以天堂二字形容這樣一個地方。此異像包括了自然世界的最佳狀態，沒有罪惡，只有天主的臨在。最近一位作者曾如此形容：「這是一座滿全理想古城的聖城，天和地相會於該處的中心點上。」

這是一個新的創造，而非只是回歸到古樂園。天上之城所給予我們的是超乎所有想像的基本轉變，在這之中，我們參與了和天主的合作。若望見證者異像中的這個城市，不同於其他會壓榨人民、毒害大地的墮落大都會；若望的城市是天堂樂園，是天主和所有受造物居住的嶄新之地，此書便是邀請我們將這個圖像和希望，帶進新的千年紀元之中。